

朱子語類

十六

大學傳

13
2939
7



13
2939
7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十六

大學三

傳一章釋明明德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節

問明德明命曰便是天之所命謂性者人皆有以明德但為物欲之所昏蔽故暗塞兩節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小命若常見其在目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

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苟曰新日日新曰這個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

語類

卷十六

去五味均平藏



如何下工夫才剔撥得有此通透處便須急急躡蹤趨鄉前去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新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以善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會自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慈地便是理合慈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人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以處甚微故其理難看賀孫曰只其人又與此不通又曰顧諟天之明命諟是詳審顧諟見得子細備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處顧諟天之明命便是常見這物事不教昏着今看大學亦

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子

同左

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令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個主宰這源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個物事在裡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道夫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自在之說好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

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以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以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個

問：顧諟天之明命，言常自在之如何？曰：顧諟是看此也。目在是，如目在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親眼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便是這模樣。只要常常提

撕在這裡，莫使他昏昧了。子常見得孝，又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與

問：顧謂常自在之天命，至微恐不可自在之想，只是顧其發見處，曰：只是見得長長地在面前，模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豈是有物可見？義剛

問：常自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在，以惟恐人偷去，两眼常常觀在，以相似友仁

問：如何自在之曰：常在視瞻之間，蓋真存之而不忘，寓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一個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裡。一物之生，都是先有這一個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裡。若有這一個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個生意。

了便會生出芽蘗，芽蘗出來便有皮包裹着，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個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一個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一個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造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一個性命，保合得一個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一個皮殼包裹在裡，如人，以刀破其腹，此一個物事便散却便死，獲孫而今人會說話行動，凡百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獲孫

傳二章釋新民

苟且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且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日新，却不夫苟字上面着工夫，苟且新苟者誠也

苟誠也要緊在，以一字賀孫

苟且新須是真个日日新，方可日日新，又且新

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

句苟字多訓誠字

苟字訓誠，古訓釋皆如此，乍看覺差異，入誠能有日日新之功，則須日有進益，若輒能日新，不能接續，則前日所新者却間斷衰頹了，所以不能日日新，又日新也

苟曰新新是對舊染之汙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
 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
 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
 亡非是有兩物自然只是在一念間兩如顧諟天之明
 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裡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
 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
 明為言是這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裡我却去昏蔽了
 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個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
 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道夫
 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道理須是常接
 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

蓋為早間盥濯才了晚下垢汗又生所以常要日新
 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新是明德
 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
 之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橫渠
 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讀
 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
 遍今大學可且熟讀賀孫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
 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以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
 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
 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

極矣必如是而後為止於至善也個

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大雅

傳三章經止於至善

緝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个善處止可以入而不知

鳥乎德明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叔殺處寓

或言大學以知止為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於

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

位只這便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

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

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

所畏懼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道夫

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

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

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寓同

周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

倫有五以言其三蓋不止此以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

裡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

兄弟之類漢錄云須是就君臣父子孝慈與

人倫大目亦只舉得三件必須就其上推廣所以事上

實如何所以待下又如何尊卑大小之間處之各要如

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此是詩人美

武公之本旨耶姑借其詞以發學問自脩之義耶曰武

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

者甚不易得備用

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冰

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方止於至善不然雖善非

至也節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

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

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

可誼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

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

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賀孫

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

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礪教

十方淨教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

為是更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賀孫

骨角却易開解玉石儘着得磨措工夫賀孫

瑟矜莊貌憫武貌怕慄嚴毅貌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

有那威儀烜赫著見德明

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

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寓

問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以急惰闕處個

問瑟者武毅之貌怕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

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

烏可犯壯祖問怕慄何以知為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怕慄危懼廣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
瑟兮僖兮則誠敬在於中矣未至於赫兮烜兮威儀輝
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也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
說至善蓋不如以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
不能忘者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
語精家有條理如以錄

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善又曰瑟兮僖
兮赫兮烜兮者有所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
善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錄

問前主不忘云云曰前主遠矣盛德至善後人不能忘之
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
所賢乎親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

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寓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
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本之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
面烈文一節又是咏歎以至善之意錄

傳四章釋本末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本只
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
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無
不燭所以人不敢如以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
盡其無實之辭正與怨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
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

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
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
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蒸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
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
至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
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所以聽訟為未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
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義剛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卓

傳五章釋捨物致知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
明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

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
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
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
密次日圻父復說過先生曰性便是那理心便是感貼
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精粗無不到曰表便是外面
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
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亦
便不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曾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
貼底時自是決然不肯恁地義剛
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因定省之
孝以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
類否曰此只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

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
 可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
 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
 得却禁人理會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
 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爾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
 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
 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
 可及則賢人之德可及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
 業可及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
 之云乎人傑

任道弟問致知章前說窮理處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且經文物格而后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

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先自有才要去理
 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着便是知之端未
 曾通才思量着便這个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才
 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个知只是
 如今須着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
 有些不知無有毫釐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橫而克之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克之便是致字意思賀孫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理在物而
 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或問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
 吾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既有箇定理如何又有表裏
 精粗曰理固自有表裏精粗人見得亦自有高低淺深
 有人只理會得下面許多都不見得上面一截這喚做

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體，都不就中間細下工夫，這喚做知得裏，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學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賀孫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裡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該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錄

問表裏曰：表者人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之所獨得。表者如父慈子孝，雖九夷八蠻也，出這道理不得。裏者乃是至隱至微，至親至切，要處因舉子思云：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又說裏字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个道理不惟一日間，離不得。雖一時間亦離不得。

問以至終身之頃亦離不得。獲孫

傅問表裏之說曰：所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要逼向自己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是之謂裏。子升云：自古學問亦不過此二端，曰是但須見得通透。

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克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克無欲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入與穿窬固為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處獲孫

周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

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
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臭其下須連接誠意看此
未是誠意是醞釀誠意來淳○謨錄云此只是連着誠
不及見不善真如探湯而無纖毫不實故爾

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其向說得較寬又覺不切今說
較切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
自見得切字却約向裡面賀孫

安卿問全體未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
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道夫

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
此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裡壓重了不淨潔寓
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

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
記必大

傳六章釋誠意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個虛字看如正字之類端蒙
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格物了下面有此小為病
至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亦
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有一帶路更不着得兩個物事
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方是如何只為
他有个為惡底意思在裡面牽掣要去做好事底心是
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裡面夾雜便將
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誼學升堂云云 教授請講說太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

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

器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

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裡方可着手下工夫不

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

下面許多着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賀孫

亞夫問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說所以誠意工夫

當如何曰以此繼於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

者毋自欺也若知已至則意無不實惟是知之有毫

未盡必至於自欺且如做一事當如此決定只着如

此做而不可以如彼若知之未至則當做處便夾帶這

不當做底意在當如此做又被那要如彼底心牽惹這

便是不實便都做不成賀孫

問知不至與自欺者如何分曰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只為是知不

至耳問當其知不至時亦自不知其至於此然其勢必

至於自欺曰勢必至此頃之後曰不識不知者却與此

又別論他个又却只是見錯故以不善為善而不自知

耳其與知不至而自欺者固是五十步笑百步然却又

別問要之二者其病源只是欠了格物工夫曰然道天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

理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个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

我所賞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

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

知不識却不換做自欺道夫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裡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令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以意自實矣道自欺非是心有所慊外面雖為善事其中却實不然乃自欺也譬如一塊銅外面以金裹之便不是真金人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

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煉得微不潔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個

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不欲為善去惡但以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障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 壯祖

只今有一毫不快於心便是自欺也道夫

看如今未識道理人說出道理便恁地包藏隱伏他元不曾見來這亦是自欺亦是不實想他當時發出來心下必不安穩賀孫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以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這个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壽

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

外只裡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裡面那些子不好如其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掩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裡面了壽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故為善而欺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拱壽

問自慊曰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慊若有六十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惡底意思在裡面相牽便不是自慊須是如惡惡真如好好色方是自慊如惡惡真如好好色以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為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

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祖道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蜀錄作不足以合天心中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滯於己私且只是快底意少問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惡真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賀孫

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慊字訓足也吾何慊乎哉謂心中不以彼之富貴而懷不足也行有不慊於心謂義須充

足於中不然則餒也如忍之一字自容忍而為善者言之則為忍去忿怒之氣自殘忍而為惡者言之則為忍了則隱之心慊字一從口如胡孫兩慊皆本虛字看懷藏何物於內耳如銜字或為銜恨或為銜恩亦同以義

誠意章皆在兩個自字上用功欺自慊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間居以下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个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問於其間以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个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

問有^此要^與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此^二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垢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荀子亦言心則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彼言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入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因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雅或問自慊自欺之辨曰譬如作蒸餅一以極白好麵自裡包出內外更無少異所謂自慊也一以不好麵做心却以白麵作皮務要欺人然外之白麵雖好而易窮內之不好者終不可掩則乃所為自欺也^杜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

於善而實則不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受以便是自欺前曰得孫敬直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色惡如惡臭如以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以之謂自慊謂如好色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釐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此字毫釐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

子不顧外面且要入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

分也個
問誠意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

方能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

固是然故誠其音者先致其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

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

省察如用兵禦寇雖已盡剪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

有小小隱伏者或無間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錄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

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

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然

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兢之兢

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

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

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

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

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撥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

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謹獨

問或言知至後然要着力做工夫竊意致知是着力做工

夫處到知至則雖不能無工夫然亦無大段着工夫處

曰雖不用大段着工夫但恐其間不能無照管不及處

故須着防閑之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行夫問先生常

言知既至後又可以駐自家之意誠不誠先生久之曰

知至後意固自然誠但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

亦有照管不着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有所未誠
依舊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裡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毫
之不誠矣道夫

先祖問物格知至則意無不誠而又有謹獨之說莫是當
誠意時自當更用工夫否曰這是先窮得理先知得到
了更須於細微處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鶻鶻
突突雖十目視十手指衆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
了更如何地謹獨賀孫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个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謹獨節
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已誠
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處故
其要在謹獨錄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
防其自欺也蓋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善所發之
意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
自慊也下言小人間居為不善而繼以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
意由中反外表裡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錄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真情既是真
情則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穀則實則生
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
謹獨節

或說謹獨曰公自是有錯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慊已足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謹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于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豈可謂全無所為且如着衣喫飯也是為飢寒大學看來雖只恁地涓涓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拖要楫要操

或問在謹獨只是致無間先生應

問誠意章句所謂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曰知不到甲地心下自有一物與他相爭鬪故不會肯謹獨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乱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善之時又其甚者原其所以

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表裡精粗字知知為人子止於孝這具表到得知所以必着孝是如何所以為孝當如何這便是裡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着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

命捨其不善以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却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以心要誠誠但把捉他不住以已是兩般意思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一番罪過了誠意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裡面黑便非誠意今人須於靜坐時見得表裏有不知一方是有于夫如小人見

君子則掩其不善已。是第二番過失人傑。

此言人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果能如以乎？間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以乎？一有不善，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以，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

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實無妄安，得有惡，不幾於妄乎？曰：以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二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得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

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

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為人之弊。如飢之必飲，食渴之必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強勉自欺之雜，所以說自謙，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裡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

乏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為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為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是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為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

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人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裡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脩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個以
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註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

本經平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况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以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要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湏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邪又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于幾微毫釐處做如安良當於陰在為惡而陽為善而後以處工夫極謂之自欺邪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善了善為誠

連下文小人間居為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以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使無待於自欺非勉強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毫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為善便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痛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但欲痛之自止豈有理個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罷免於不善之雜其意故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其不

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知是知得了又
容着在這裡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着在這裡
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令下認錯了只當說个
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他何所以容
在這裡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識得它源頭在只要硬去
捺他所以錯了大槩以為有幾毫自欺只是自欠了分
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
有十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這分
數或云如此則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
多是自欠荀子曰心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其自
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
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它使之則謀這却是

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云其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
坐心忽散亂又用去捉它曰公又說錯了公心粗都看
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識裡面也要知
得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是無那個物事譬如
果子爛熟後皮核自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
之說這裡面一重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个容着硬過
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个尖銳底物事如公所說
只似个椿頭子都粗了公只是硬要去強捺如水恁地
滾出來却硬要將泥去塞它如何塞得住又引中庸論
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个心便是誠才有兩
个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

只是這一個心所以謂之自謙若纔有些子間雜便是
兩個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個人在這
裡拗你莫去為善欲惡又似有個人在這裡拗你莫
要惡惡以便是自欺因引近思錄如有人馬故如人
為善云云一段正是此意
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
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
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
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
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
怕這個所以為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曾斷
得這流注想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個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

即說得那個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
却說得是蓋知其為不善之雜而又蓋底以為之以左
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以欠
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底了嚇人說是一石以
便是自欺謂如人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不滿處他
却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却遮蓋了硬說我做的是這便
是自欺却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真實之惡某之說
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率人難曉處
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有病不是語言有病時
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間
居為不善處都說得貼了個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

語類 卷十六 十五

色如惡惡真一段便是連那母自欺也說言人之母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真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真以便是自欺母自欺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個是如惡惡真始得如小人間居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間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真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不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其舊說說濶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個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間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

如以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以錄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以承上文人之視也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以所視以下魏元壽問十目所視止心廣體胖處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阜恐了其與十自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富潤屋以下却是說意識之驗如以時舉心廣體胖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個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其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

赫人須是它自見得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問尹和靖云心廣體胖只是樂伊川云這裡着樂字不得
如何曰是不勝其樂德明

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
面燈云且如以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
更從以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以屋了如何得廣大

孫夔

問誠意章結注云以大學一篇之樞要曰以自知至處便
到誠意兩頭截定箇界分在這裡以便是人君子小人
分路頭處從這裡去便是君子從那裡去便是小人這
處立得脚方是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未是處却旋
理會寓

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以大學之樞要樞要說誠意是說
致知曰上面關着致知格物下面關着四五項上須是
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
是過得个大關方始照管得个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
便是小人過得這個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
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入欲裡賀孫
因說誠意章曰若如舊說是使初學者無所用其力也中
庸所謂明辨誠意章而今方始辨得分明夔孫
讀誠意一章炎謂過此一關終是省事曰前面事更多自
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
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裡做去又曰看下章須通上
章看可見炎

傳七章釋正心脩身

或問正心章說忿懣等語恐通不得誠意章曰這道理是
一落索才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
便須通格物致知說

大學於格物誠意章都是鍊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都易
了夔孫

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
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
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為惡心有
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所動却未必為惡然未有
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
心者人傑

或問正心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
幾句連了又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
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
未誠則全体是私意更理會其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
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
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
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
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廣

亞夫問致知誠意曰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
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個好事又被一個意
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
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便喫飯飽時便休自是實要

如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此子便是
 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為人而做求以自
 快乎已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
 个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
 無這个都靠不得心無好樂又有箇不無好樂底在後
 心無忿憤又有箇不無忿憤底在後知至後自然無格
 敬之間誠意正心誠意是去除得裡面許多私意正心是
 去除得外面許多私意誠意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
 是體驗於事物之間曰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
 是就好裡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
 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
 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

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裡面有
 波浪動蕩處賀孫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憤
 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節

意既誠矣後面忿憤恐懼好染憂患親愛賤惡只是安頓
 不着在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泳

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直
 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

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它直要意誠後心
 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

用執持大雅
 誠意是真實好善惡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意上錯

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心便虛節
問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心有喜怒哀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以以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

正矣 端蒙

好樂憂懼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要所好所樂皆中理合當喜不得不喜合當怒不得不怒節
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 端蒙

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裡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 賀孫

問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為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它動也道夫

大學七章看有所一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以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予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予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 泳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忿懣已自粗了有事當怒如何不怒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忿怒滯留

言類
卷之九
三十九
在這裡如何得心正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一個
好物色到面前真個是好也須道是好或留在這裡若
將去了或是不當得他底或偶然不得他底便休不可
只管念念著他賀孫

問伊川云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所不能無者但不以動
其心既謂之忿懣憂患如何不牽動他心曰事有當怒
當憂者但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嘗不怒但
不遷耳因舉梓中果怒在此不可遷之於彼德明
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樂固欲得其正然過後須予了且
如人有喜心若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人傑
看心有所喜怒哀樂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
平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

以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尊
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
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帶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
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
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以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懣雖
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
便是避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
釋故使以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共其所而我無
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以一段
只是要人不可先有以心耳譬如衡之為器本所以至

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頌之？復曰：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知至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某常云：此處是學者。一個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常謂此一節甚異。若知不至，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心以為為之，亦無害以為善不可不為。又有一心以為不為亦無緊要。譬如草木從下面生出一個芽子，這便是不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為。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眾，便心下不太段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道夫念憤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

可喜自家正喜，驚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這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个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个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賈孫錄先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曰：心在這，一事不可又來帶那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湏放了前一項，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來帶前喜之之心。在這裡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

大門出却又有此回避底心夾帶在裡面却要行便門
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个行便門底心在這裡
少刻或自拗向便門去學者到這裡須是便打殺那要
向便門底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
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念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
有牽制被他撓教自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
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賀孫
故之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箇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
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
樂恐懼忿憤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
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
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

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
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
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着近名底事便愈好之
如有心於為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貪欲賀孫
人心如一個鏡先未有一個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
醜若先有一個影象在裡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廓
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
依前恁地處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個忿憤好樂恐懼
憂患之心在這裡及忿憤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
以這心相與湊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裡如
何得平賀孫
葉兄又問忿憤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

語類 卷十六

無不乎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裡面了別一個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着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卓

喜怒憂懼都是人食有底只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便得其正若欲無這喜怒憂懼而後可以為道則無是理小人便只是隨這喜怒憂懼去所以不好了義剛

問忿憤章曰只是上下有不恰好處便是偏可學
問忿憤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憤比恐懼憂患好樂三者覺得忿憤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尋討履孫

問喜怒哀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憤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憤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裡面第一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憤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今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教情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教情只是一般人所為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教情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

劉圻父說正心章謂不能存之則四者之來反動其心曰

是當初說時添了以一節若據經文但是說四者之來便撞翻了這半子耳又曰尺角不動不動又曰若當初有以一節時傳文須便說在那裡了他今只恁地說便是無以意却是其於解處說緊着這些字義剛

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念
慥好樂之類德明

敬之間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章云心不可有一毫偏倚才有一毫偏倚便是私意便浸滲不已私意反大似身已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下是說心不正不可以脩身與下章身不脩不可以齊家意同故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

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
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个期待
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
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
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个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
之便差了一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
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
隨應以心元不曾有這个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以
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
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
廣大虛明物物無遺賀孫

正叔見先生言明心定心等說因言心不在馬則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个三歲孩兒也道得

个七翁翁行不得伯明

黃文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都

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以才昏便不

見了方子。學蒙錄別出

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

心收拾義理底心先生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深

淺學蒙

夜來說心有喜怒不得其正如某夜間看文字要思量改

甚處到上床時擦脚心都忘了數天明擦時便記得蓋

是早間未有一事上心所以記得孟子說平旦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幾希不遠也言人都具得此但

平日不曾養得猶於夜間歇得許多時不接於事天明

方惺便恁地虛明光靜然亦只是些子發出來少間又

被物欲格亡了孟子說得話極齊整當對如這處他一

向說後去被後人來就幾希字下注開了便覺意不連

孫賀

問誠意正心二段只是存養否曰然寓

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德也欠了些个德便不全故不

得其正又曰心包體用而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為

這事與意能為這事是情子蒙

傳个章釋脩身齊家

忿憤恐懼好樂憂患皆不能無而親愛畏敬哀矜教惰賤

惡亦有所不可無者但此心不為四者所動乃得其正

而五者皆無所偏斯足以為身之脩也人傑
 或問正心章說忿憤恐懼好樂憂患脩身章說親愛賤惡
 畏敬哀矜教情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
 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
 必不至於溺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
 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
 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
 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不
 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人傑
 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忿憤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
 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為在內而外
 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夔孫

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憤之類心上理會親愛
 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
 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去偽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
 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
 脩身如繫鞋都是心做得出但平心是萌芽上理會若
 脩身及繫鞋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格
 問正心章既說忿憤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
 如何曰忿憤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
 時事廣
 平心脩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這个皆
 是人食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况加之以故辟邪後分

明是官街上錯了路賀孫

子升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
與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
久而言曰脩身以後本與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
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獨一節去本
弟八章人謂衆人之猶於也之其亦如於其人即其所向
處泳

之其所親愛之之猶往也錄

問大學譬音改僻如何曰只緣人心有此偏僻問似此恐
於脩身在正其心處相類否曰略相似寓
問古注辟作譬似牽礙不通曰公亦疑及以其正以律說
之其所教情而譬焉教情非義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

僻字說便通况以篇自有僻字如辟則為天下慘矣之
類是也大雅

親愛賊惡畏敬哀矜教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
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緣過此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
過此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
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
此泳
人之其所親愛而僻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
子不可以不爭如為人父雖是止於慈若一向僻將去
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
僻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

尚可教若一向僻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
敬而僻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
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閑和
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

問齊家段辟作僻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
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
如君父至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所
敬情處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懶與之言即是忽
乏之意問教情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
當看其大意縱此語未穩亦一兩字失耳讀書專留意
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寓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教之與情則氣

之所為實為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
矜不失為仁德之厚又何以為身不備而不可以齊其
家者乎曰教情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
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義大惡方欲消之被它哀鳴憫
告却便恕之道夫云這只是言流為姑息之意曰這便
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道夫

或問之其所教情而僻焉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
之不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
非親未見其為不率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
底人見之豈不教情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
教情他一向教情便是僻了畏敬親愛賤惡哀矜莫不
皆然故下文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所教情之

人又安知其無善之可愛敬所謂教情者只是潤畧過
去高

問教情曰太抵是一種沒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且如路
中撞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
揖而致其親愛畏敬教情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問教
情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
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又教
情是輕賤惡是重既得賤惡如何却不得教情然聖
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履孫

蔡問教情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
可賤惡只是所為也無其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教
情此教情不是惡德淳情慢只是使人見得他懶此

或問教情是凶德而曰有當然之則何也曰古人用字不
如此教情未至可賤可惡但見那一等沒緊要底人自
是恁地然一向去教情他也不可如此

問君子亦有教情於人者乎曰人自有羞賤可厭棄者明
問教情曰教便是情教了便情教了都不當它便是情剛
因學者問大學教情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久問易不當為
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反大學教情處皆在
所不答個

或問之其所親愛哀矜畏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
厚否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
必論近厚近薄太抵一切事只是才過便不得觀過知
仁乃是因以其是其用心之厚故可知其仁然過則終亦

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認本文是說个甚麼，須全
做不會識他相似處，心認他字字分明，復看數遍，自然
會數見得分明。譬如與人乍相見，其初只識其面目，再
見則可以知其姓字鄉貫，又再見則可以知其性行如
何，只恁地識認。又後便一見理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
未要便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謹思
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夢心耳。又云：切須記得
識認兩字，時舉。

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
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脩身乎？
節

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如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且

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
教情五者有所礙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嘗謂脩身
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自身之所以
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个壞。又云：意有不誠，時則私
意為主，是主人自為賊了。到引惹得外底人來，四方个
面無閑防處，所以要得先誠其意。子蒙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五者其實則相串，而以致于
夫言之則各自為一事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
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為致
而後能為彼也。蓋逐一節自有一節功夫，非是籠侷言

知至了，意便自誠，意誠了，心便自正，身便自修，中間更不着功夫。然但只是上面一截功夫到了，則下面功夫亦不覺力。耳先生曰：亦有天資高底人，只頭正了，便都正去，若來雜多底，也不能如此端蒙。

問：正心脩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之。蓋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又云：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懣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

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脩也。且以大學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為格物以下事，且皆為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且言先謹乎德等事，亦可見矣。世祖

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裡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蕪孫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為善，又被一個不欲為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一個尚欲為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個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

不正則凡有愛惠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為人而然蓋胸中實欲如此而後心端意慤賈孫

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或問齊家一段是推將去時較切近否曰此是言一家事然而自以推將去天下國家皆只如此又問所畏敬在不家中則如何曰一家之中尊者可畏敬但是有不當處亦含有幾諫時不可道畏敬之便不可說着若如此惟知畏敬却是辟也祖道
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

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人傑

孝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以意只是身脩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爾蓋卿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以道理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泳

劉潛夫問齊家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世祖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與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節

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

方全是說推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

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

如保赤子是使衆直卿云這個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

於家便能慈於國故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

興讓寓也節

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上是人自化之

也節

問九章本言治國何以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節

是說治天下之事也至言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

諸已而後非諸人又似說修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暢

周盡脩身是齊家之本齊家又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類自是相關豈可截然

不相入也謨。去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曰只從頭讀來便見得分曉這人

只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卓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雖曰推已以及人是亦示人以反

已之道曰這是言已之為法於人處道夫

吳仁甫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

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

知以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為人師也本

不可下云為人師耳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以明無

諸已不可求諸人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以明有諸已

明有諸已

即不可非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為惡諸人非也而欲人為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之非人也或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其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嘗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己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以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責人之恕恕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又曰推己及物之謂恕聖人則不待推而發於外者皆恕也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則就愛人上說聖人之恕則不專在愛人上見如絜矩之類是也高

問所蔽乎身不恕處恕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同一个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有脫誤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

孝一作第只畧畧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賀孫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

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

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蓋卿

仁甫問治國在齊其家曰這道理却急迫不得待到他

日數足處自然通透這个物事只是看得教自然有條

理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以下便說其所以教者

如以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頭是躬行方會

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賀孫

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

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

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說得

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敦教化云教民之知信

知其義莫若務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

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

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

民興於善淳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

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

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愛看他亦

烝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愛處且

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

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

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

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辟于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着時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个父如瞽瞍有个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處處賀孫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或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却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在曰物格知至後其理雖明到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節次須逐件又徐徐做將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先來固是知其所往了到各處又自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止不進則不可未到一處而欲踰越頓進一處亦不可味道問平天下在治其國曰此節見得上行而下效又見

得中下雖殊而心則一道夫

問乎天下在治其國章旨以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入心之所向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所以以已之心度入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繫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繫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太意只反覆說繫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裡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繫矩賀孫

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以老老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

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
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
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
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
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
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
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絮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
老長長為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皆是絜矩已後事如何將做老老說得個
老老興孝長長興弟恤孤不倍這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
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
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

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
之心始得
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
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
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以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
能如此則是不平矣人傑
問絜矩之道語脉貫穿如何又思未通上面說人心之所
同者既如此是以君子見人之心與己之心同故必以
己度人之心使皆得其平下面方說所以絜矩如此以
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
不相續如何曰這个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
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

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
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寓

仁甫問絜矩曰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
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
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
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以遂
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育妻子方得如詩裡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
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如東
山出車杖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室家之情亦欲使
凡在上者有所感動又曰這裏正如齊宣王愛牛處一
般見牛之齧觶則不忍之心已形於此若其以豐鍾為

不可廢而後殺之則自家不忍之心又只是空所以以
羊易之則已形之良心不至於窒塞而未見之羊殺之
亦無害是乃仁術也術是做得巧處謂之術又曰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一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而言
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己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如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也一類意又曰晁錯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之而
不傷云云漢詔云云孝心關焉皆此意賀孫

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
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
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字上又曰

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為國繫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個都是不能繫矩賀孫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化繫矩處是處置功用處振問繫矩之道曰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廣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為譬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

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繫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他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个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牛聚蓄息無冷父子兄弟離散之類德明所惡於上所惡於下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右所惡於左以數句皆是就人身切近處說如上文老老長長於母以使下母以事上母以先後母以從前母以交於左母以交於右方是推以及物之事問繫矩曰只把上下前後左右等句看便見繫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裡暗度那个長那个短

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交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知，以則無所不平矣。
寓

我使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以不可有以擾其本。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着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着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垂夫云務使上下四方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或問絜矩，曰譬之如左邊有一人侵我地界，不是我，我又不可去學他，侵了右邊人地界，前人行擁住我，我行不得，我又不可學他，擁了後人，後人趕逐我，不了，又不可學他去趕前人，上下亦然。椿云此一人却是中也，也曰是椿。

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甲里教之樹畜皆
自與以推之闕祖

問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在矩則可
以如此在人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
之均平曰非是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
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
得以事其親上之人得長其長下之人也得事其長
問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無以使下及左右前後常指三
處上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
無禮於我則我亦不以無禮使其下其下五節意皆類
要先生曰見曾子之傳發明恕字上下四旁無不該也

過

恕亦是絜矩之意振

陶安國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于夫
此處正要着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
無不平者矣銖曰仁者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入不待推矣若絜矩正恕者之事也先生領之銖
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
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一
人爾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
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
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
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

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
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個
李文問畫得絜矩是仁之道恕之道曰未可說到那裡且
理會絜矩是如何問此是我不欲入之如諸我吾亦欲
無如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
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
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
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
短不是絜矩寓
絜矩非是外面別有個道理只是前面正心修身推而借
之又不是他機巧變詐權謀之說賀孫
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裡也

是節次成了方用得道夫
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君意誠心正
身脩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
征而怨則自然有人有土賀孫
或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
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虐橫斂民便效尤相
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賀孫
或問爭民施奪曰是爭取於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媚
疾以惡之是徇其好惡之私節
斷斷者是絜矩媚疾者是不能唯行人放流之是大能絜
矩庶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
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節

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泳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個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以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寓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賀孫

仁者以財發身，但是財散民聚，而身自尊，不在於財不仁者，只管多聚財，不覺身之危亡也。卓

蜚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個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道夫

雖有善者善，如而今說會底，闕祖國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隨名城殺豪傑，銷鋒鏑，比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看義而後其君，這裡利却在裡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泳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以一事不能與民同，可也。」

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既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理
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方者如用曲尺為方者也何謂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上面人既自有孝弟下面民亦
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絜矩
若拂其良心重賦橫斂以取之使他不得自遂其心便
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是以者須是如然後面說民
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
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
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
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何也曰如桑弘羊聚
許多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
必是侵過着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

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着他底便是不絜
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
所今則不舉他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
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節
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自至詳至悉而反
覆於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其事尤
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與不然則極天命个
心之向背以明好惡從違之得失其丁寧之意何其至
深且切耶曰此章太緊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
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太
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裡來道夫云古
注絜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亦自得蓋荀子莊

語類 卷之十一 五

子注云繫圍束也是得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又曰其
十二三歲時見范文所言如此他甚自喜以為先儒所
未嘗到也道夫

或問繫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人較多所
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个且如今官司
皆不是繫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
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
其實理不如以學蒙

因論治國乎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
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
寬其賦歛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歛稍急又
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又曰寧過於子民不

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屑屑與民爭利便是傷廉
若饒潤人些子不害其為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
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是在取傷
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
害其為厚若才過取便傷廉便不好過與畢竟當下是
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是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
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
不大故責他只是才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
而欲政之是也個

問乎夫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耳曰
然孟子首先所言其原出此子升問此章所言反覆最
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乎天下是一件最

大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
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
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本
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因言莊子不知他何所傳
授却自見得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
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議論甚好度亦須承
接得孔門之徒源流有自後來佛氏之教有說得好處
皆出於莊子但其知不至無細密工夫少間都說得流
了所謂賢者過之也今人亦須自理會教自家本領通
貫却去看他此等議論自見得高下分曉若一向不理
會得他底破少間却有見識低似他處因說曾點之徒
氣象正如此又問論語集注說曾點是雖堯舜事業亦

優為之莫只是堯舜事業亦不足以此為其心否曰堯
舜事業也只是這道理又問他之所為必不中節曰
本領處同了只是無細密工夫木之
八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况天下之大所以反
反覆覆說不是大着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泳

又對景結不其六言以詩
 八感一東一西而日
 本詩詩同了只與地
 本詩詩同了只與地
 本詩詩同了只與地

詩類卷十六終

具詳
 具詳
 具詳

